



地方戏

三里湾

趙樹理 原著
宋 詞 編 劇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三 里 灣

(地 方 戲)

趙樹理原著 宋 詞編劇

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三 里 湾

(地方戏)

赵柅理原著 宋 詞編劇

*

江苏利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七 号

新华書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1/32 印張 3 1/8 字数 61,000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統一書号：10100·364

定 价：(7)二角八分

81
S 66

時間：一九五二年的秋天

地點：北方的一个農村——三里灣

人物：王金生 三十三歲 村支部書記 合作社副社長

王玉生 二十二歲 青年團員 金生之弟

王玉梅 二十歲 青年團員 金生之妹

范登高 四十五歲 村長 共產黨員

范灵芝 二十歲 青年團員 登高之女

糊塗塗 五十九歲 中農

常有理 五十六歲 糊塗塗之妻

鉄算盤 三十四歲 糊塗塗之長子

惹不起 三十二歲 鉄算盤之妻

陈菊英 二十四歲 青年團員 糊塗塗的三兒媳

馬有翼 二十一歲 青年團員 糊塗塗之四子

王滿喜 二十三歲 貧農 外号“一陣風”

王小聚 三十多歲 范登高的雇工

秦小鳳 二十八九歲 妇女主任

男女群众若干人

第 一 場

九月一號

旗杆院大門口。

這雖然是一所古老的建築，現在已經改造得變了樣子，門樓翻蓋過了，粉牆牆刷得雪白，石階、馬台都砌得整整齐齐；除了門前堅過旗杆的石墩子以外，再也找不出什麼東西和旗杆院這名稱有關係了。

門前，有一棵老槐樹，枝干四面伸張開，好像一塊綠云彩托住天，就是到了晌午，這裡也是一片蔭涼。

四周，山連着山，山繞着三里灣；從山根的石頭縫里鑽出來一道小河，彎彎曲曲，又鑽進了南邊的山縫里去；河的西岸，是一眼望不到邊的灘地。

山坡上，一片柿子樹，樹上掛滿了黃柿子。正是秋收季節，灘地的莊稼熟了；紅的是高粱，黃的是小谷，綠的是豆子，高的是玉蜀黍，低的是棉花……

太陽落山了，月亮還沒有升起來，晚霞染紅了半个天，秋天的景物抹上了一層杏黃色的光彩。

〔王玉梅上，進旗杆院，很快從裡面又出來，站在石階上朝后街的路上望了望，見沒有人來，轉身走到門樓左邊有黑板的牆壁前，從口袋裡掏出半截粉筆，在黑板上練字。

王玉梅 (唱)提筆寫字手發軟，
自己的名字寫上面；
玉字還好寫，
梅字實在難，
不是朝東倒，
就是往西偏；
學文化比不得學針綫，
拿筆杆比不得拿鋤鏟。

〔馬有翼上。〕

馬有翼 好一個用功的學生！

王玉梅 你吃了飯不早一點來，還要擺着你那先生架子去乘風涼。

馬有翼 我放下碗就來了。(走到黑板前看玉梅寫的字)玉梅，你看你把個“梅”字寫得睡了覺了！

王玉梅 我這個梅字真難寫，寫正了也難看，寫歪了也難看。

馬有翼 你把粉筆給我，我來教一教你！

〔有翼伸手去接粉筆，玉梅看見他手上纏着一塊白布。〕

王玉梅 有翼哥，你的手怎么了？

馬有翼 倒霉！割了一天谷子磨破了。

王玉梅 哎呀！我的老先生，上學上成個嬌娘娘了；我看你就會教你那“哥渴我喝”！（學有翼教書的腔調）

〔有翼在黑板上寫了一個“梅”字。〕

馬有翼 我說玉梅，你為什麼要用這麼個難寫的名字！

王玉梅 你別說我，你那個“翼”字比我這個“梅”字更難寫，愈

寫愈長！

馬有翼 你也來寫一個我看看！

王玉梅 我寫不來。

馬有翼 我教你寫！

〔有翼握住玉梅的手腕在黑板上寫了一個“翼”字。

〔范灵芝上，悄悄走到有翼和玉梅的背後。

范灵芝 握着手教哩！

（唱）烏亮亮黑板四方方，

“梅翼”二字寫中央，

這二字我有一比方：

好比那喜鵲飛在梅枝上。

〔玉梅羞得臉紅，擦去黑板上的字。

王玉梅 灵芝姐姐，兩個字有什麼好比方的！那像你們——

（唱）一同讀書在縣城，

一同民校當先生，

一同參加互助組，

一同下田去勞動，

一同……

〔有翼在一旁十分尷尬。

馬有翼 別逗嘴了！今天夜里還上不上課了？

范灵芝 不上課了。剛剛接到縣里的通知，同意我們掃盲學校在秋忙的時候少放幾天假。

王玉梅 我看通知不通知是一樣，我們學生都不來，不是已經放了你們先生的假了嗎？

〔玉梅說着話走下台階。〕

馬有翼 玉梅，怎么走了？

王玉梅 回家。

范灵芝 不上課了，玩一会再回去么？

王玉梅 不。專署農業科的何科長來了，正和我大哥在里面談話呐；可能是我們村里開渠的事情，專署已經批准了。我要回家看看我二哥開渠的設計圖画好了沒有。

〔玉梅下。〕

范灵芝 (自言自語地)她二哥玉生真是三里灣的一个小能人，在合作社里像生龍活虎一样……

馬有翼 你說什么？

范灵芝 我……

〔沉默。〕

〔灵芝凝視着远方。〕

〔有翼坐在旗杆墩上看書。〕

范灵芝 山上的柿子黃了。

(唱)秋風吹柿子黃澄澄，

黍谷飄香高粱紅。

六月里，离学校，

回家已有三月整；

一个中学畢業生，

还鄉做了些什么事情，

沒有走進合作社，

農業技術也不懂；

學來的文化用不上，

許多的打算落了空。

〔灵芝背靠着老槐樹，微風拂弄着他的頭髮和衣襟，眼光里流露出一種深思的神情……

〔有翼走近她的身旁。

馬有翼 灵芝，你在想什麼？

范灵芝（唱）合作社要擴大，

十戶變百戶，

百戶成一家。

人人要走光明路！

我問你：

如何動員你爹媽？

馬有翼（唱）我是實在沒主意，

在家里，

話說千句等於沒說話；

爹爹一扭臉，

媽媽把我罵，

大哥拔腿走，

大嫂裝聾啞。

我好比：

單絲不成綫。

叫我沒辦法。

范灵芝（唱）怎說單絲不成綫，

怎能說是沒辦法！

你和你三嫂陈菊英，
两个团员在一家；
不怕困难重重多，
怕的是困难面前头低下，
不怕落后势力大，
怕的是反被落后拉！

馬有翼 (唱) 灵芝你不要批評我，
我們兩家情况差不多；
你爹要是不入社，
我看你也沒办法。

范灵芝 我爹是黨員，又是村長，不会不入社的。不像你們家：
(唱) 你爹爹外号糊塗塗，
你媽媽人稱常有理，
你大哥出名鉄算盤，
你大嫂叫做惹不起。

馬有翼 你們家的人也有外号：你爹叫翻得高，你媽叫……

范灵芝 好了，好了！不講外号了。說正經的，村里要開渠，
你們家不讓“刀把上”那塊地；你媽还出面告了狀，存
心給大家作对；你这几天勁員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馬有翼 我有什么办法，說輕了他們不聽，說重了还要挨他們的罵。

范灵芝 罵讓他們罵，斗争还是要斗争，如果他們坚决不走
社会主义道路，阻擋開渠，为了自己的進步，只好
分家！

馬有翼 (一驚)分家?

范灵芝 (笑了起來)看吓得你!要是在你們那個馬家院再過下去,我看你也要變成個小糊塗塗了!

馬有翼 你又說我,你爹要是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你是不是就要分家?

范灵芝 我!

(唱)女長十八像只鳥,
鳥生雙翅飛雲霄,
早晚我要離窩巢……

馬有翼 那我,

(唱)我與你同飛好不好?

范灵芝 你說的這叫什麼話,我要不飛你就爬著是不是?

馬有翼 我也沒有那麼說……

[灵芝抬頭,見從村頭路上來了兩個人:前面走的是有翼的父親糊塗塗,後面走的是她的父親范登高。

范灵芝 有翼你看!

(唱)在前面,走的是,

你爹糊塗塗!

馬有翼 (唱)隨後面,跟的是,

你爹翻……

范灵芝:什麼?

馬有翼 (唱)……范登高!

[灵芝笑了笑,朝山坡前走去了。

[有翼眼下。

〔糊塗塗、范登高上。〕

糊塗塗 村長，聽說他們合作社要擴社了？

范登高 就在這幾天（一頓）怎麼樣，你打算入社嘛？

糊塗塗 你哩？

范登高 我留在社外當你們這個互助組長，完全是為了領導你們生產；要是大家都準備入社，互助組拆散了，我還能不入社么！

糊塗塗 依你看我們互助組有幾戶要入社？

范登高 這很難說……不過要看渠能不能開成，要是開成了渠，入社的人就多了。

糊塗塗 開渠的事這幾天好像不聽見講了，是不是我們告狀的事，上頭下來了通知？

范登高 聽說開渠的計劃縣里送到專署去批了，還沒有下來。你們告狀的事，上頭教我們村里自己調解。老多壽，我勸你還是把“刀把上”那塊地讓出來吧！你不讓“刀把上”地，渠就開不成；要是等專署批下來，恐怕也擋不住。

糊塗塗 地是我的地，誰也搶不走！

范登高 這話不能這麼說，開渠对大家有利，你真是一輩子糊塗塗！

〔王小聚上。〕

王小聚 村長，驢子回來了！

范登高 （高興地）貨運回來了嗎？

〔糊塗塗下。〕

王小聚 這一回真碰巧，供銷社也在百貨公司進貨，我就湊了一個現成的價錢。

范登高 什麼貨？

王小聚 絨衣。

范登高 (懈氣地)糟糕！你怎麼能給供銷社買同樣的貨，這一回要賠錢了！真糟糕！

王小聚 這一回販絨衣可是你事先決定的，不能怪我。我給你請個假，明天我不能趕着驢子再出門了，我得回家打我的谷子！

范登高 那怎麼能行，驢子留在家裡一天要吃我一斗料！

王小聚 你總得照顧我一下，我老婆捎信說谷子都爛在地裡了，我不能不回去！

〔支部書記王金生從旗杆院大門裡出來。〕

范登高 打谷子有你們互助組替你照料，我的驢子不能不出門！

王小聚 (眼睛一翻)那你另雇人好了，我沒有賣給你！

范登高 你……

王小聚 登高！

〔范登高見金生站在眼前，有些着慌。〕

范登高 啊……

王小聚 還是先說我的！我得回去打我的谷子……

范登高 好，好！回頭再說！

〔范登高連使眼色帶推地把王小聚支吾走了。〕

王金生 你們東家伙計吵什麼？

范登高 (趕緊分辯) 什么东家伙計！我不是早向支部說過我們是合伙搞副業嗎！我出牲口他出資本。

王金生 你這些事留在以後支部會上再談吧。專署農業科何科長來了，我這正要找你去開會！

范登高 開什麼會？

王金生 專署已經批准我們的開渠計劃了！

范登高 (一驚)……

王金生 派何科長來幫助我們開渠和擴社的工作；今天晚上就開會研究這兩個問題！

范登高 這兩個問題和我的行政關係不大；我的驢子明天還要出門，會我不參加了！

王金生 開渠是三里灣的大事，擴社是在我們村的行政範圍里擴，而且是黨的號召，這能說和你這村長關係不大嗎？

范登高 擴社是你們社里的事，我這社外人不便發言；開渠的問題，我的意見早談過了！

(唱)三里灣自古是山地，

世代代留古語：

青龍頭在河西，

青龍尾拖十里，

青龍不回頭，

要靠天下雨。

古語講得有道理，

是因為上灘高來下灘低，

河水要從上灘過，
開通上灘不容易；
開渠不是小工程，
人力物力都不齊。

王金生 堅持你這種意見的人，在三里灣也找不出幾個了！
三里灣老老少少都不願意再靠老天爺了，他們要用
自己的手，把自古以來的山地變成水田！

范登高 我並不堅持我的意見；不過開渠要經過馬家“刀把
上”的地，馬家為這事告了狀，一時不能解決；雖然專
署批准了開渠計劃，恐怕還不能動工。

王金生 這正是今天開會要談的主要問題。

范登高 你們談好了，只要按政策辦事！
〔范登高欲走。

王金生 登高！還有擴社的問題，支部準備就在這一兩天內
動員，你是互助組長，要不要拆散互助組的問題；今
天也必須取得一致的意見。

范登高 我還是我那個老意見，入社是要根據群眾自願的原
則；要拆散互助組，把積極分子都動員到你們社里
去，那你是從本位主義出發，以後全村的生產領導不
起來，你是支部書記，我可不負責！

王金生 我從本位主義出發？

（唱）合作社這條光明路，
人人眼睛看得清；
合作社增產大丰收，

·打動千萬農民心。
入社走進幸福門，
入社斬斷老窮根！
這是貧農心裏話，
處處聽見這聲音；
三里灣土地要連成片，
石頭上開花，
黃土變成金。

〔王小聚上。〕

王小聚（對范登高）你怎么還不去？我今天一定要請假回去一趟！

范登高 走，走！回去再講！

王金生 會你是不參加了？

范登高 我是半脫離生產的幹部，私事總得照顧一下。

〔范登高推小聚同下。〕

〔王金生望着他去後。〕

王金生（感嘆地）唉！四七年的老同志不知道生了什麼毛病！

〔這時，傳來一陣笑聲，王玉梅和王玉生兄妹二人上。〕

〔三五群眾上。〕

〔灵芝和有翼也從山坡散步回來。〕

王玉梅（興奮地）大哥！大哥！我二哥又創造了一個新發明……不，又發明了一個……

王金生 玉梅！慢點說，沒人搶你的！

王玉梅 又發明了一個什麼圖！……哎呀，反正能讓全三里

灣的田變成水田！

王金生 玉生！什麼圖？

王玉生 不是什麼圖，我又想好了一個新的開渠計劃！

群 眾 你講講，你講講！

王玉生 我們原來開渠的計劃，水渠不是要靠着西山開嗎，可是灘地的地勢是西北高東南低，水渠要繞着山根開到下灘來，就要二十里地長，工程既大，上灘的地又澆不到；現在我想從那里——

〔望高處指着遠方的山頭，小河、灘地。〕

（唱）那山頭古稱青龍腦，

山下面河水深來地勢高，

從那里引水流到回龍灣，

回龍灣下挖渠槽。

一群眾 從那里開地勢是高，可是河床是整塊的崖石，要鑿開一個窟窿，石頭最薄的地方也有四五十丈厚。

王玉生 我量過了，只有三丈厚的石頭，南邊看着像石頭，挖一挖才知道都是河水淤起來的土。

王金生 你再往下講！

王玉生 從回龍灣開了口，就可以不用繞灣，把水引到上灘。

（唱）回龍灣下把渠開，

水從上灘流過來；

經過老五園，

渠水好澆菜；

流过黃沙溝，